

■散文

沙颍之舞

■朱国杰

每天，滨河公园胜利桥南侧桥头广场上，总有这样一群自由的舞者：晨曦初露，他们迎着朝阳不约而同云集而来，排成整齐的队列，和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华灯初上，他们又从城市的每个角落急匆匆而来，寻找属于她们的快乐。

这里，有花季少女，有艳丽少妇，有满头银丝的老妈，还有为数不多的五尺须眉，他们舞动着美好的青春，舞动着快乐的人生。

瞧！初学者站在广场舞台的后方，跟着一位老妈妈煞是耐心地重复着刚学的十二步或十六步或二十四步……刚入门者排列在队伍的后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舞动的脚步，生怕听错了鼓点踩到别人的脚面。熟练的舞者则站在队伍前列，迈动着轻盈的舞步为大家做示范。

领舞的老者，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衣着简朴整洁，头发花白，脸色红润，一边熟练地操作着音响器材，一边准确地播报着舞曲的类别和曲目。随着一声“起”，广场上数百双脚步跟着他娴熟舞步，和着美妙的旋律，瞬间成了一片欢快的海洋，成了滨河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知情人讲，此项活动发起人是领舞的牛老师，他是位退休干部，一辆电动三轮车、一台DVD机、一套组合音响、一沓DVD光盘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秋去冬来，一百多个日夜过去了，队伍由开始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这不能不令人惊喜，难道这仅仅是追赶潮流、追赶时尚吗？

望着舞动的人群和一张张充满活力、充满自信的笑脸，老牛说：“在我有生之年用自己的绵薄之力能为周口群众文化广场的兴起出一份力，给更多人带来幸福、欢乐和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说罢，老牛一脸自豪。

听着寥寥数语，我油然而生敬意。这就是我们的沙颍舞者，他以朴实无华的话语阐释着人类灵魂的光辉。这就是我们的沙颍舞者，他以实际行动讲述着一个美丽动人的夕阳传说。



《铁水牛》投稿邮箱：
zkwbwj@163.com

■散文

关于鱼儿的记忆

■宋志军

当人的天性逐步被世事雕琢得满目沧桑时，儿时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却让人终生难忘，犹如记忆中的鳞片，闪闪发亮，让你回味无穷。在秋季的田野里捉蚱蜢，在夏季的水塘里扎青蛙，还有摸爬蚱、掏鸟蛋，这些童年的往事仍清晰如昨，历历在目。而在诸多往事中，最让我难忘的却是关于鱼儿的记忆。

那时候我家所在的村子风景很美。村东头有一个池塘，从池塘的西南角向西有一条沟和池塘相连，池塘四周和水沟两旁有很多柳树。村北和村东也有水沟，虽然不是江南水乡，但到了夏季，一场大雨下来，沟满塘平，也颇有几分水乡的味道。

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流，放眼望去到处是水。每到这时，我便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挎上竹篮子，到沟里去堵鱼儿。在水流湍急的地方先打一个坝子，留一个尺把宽的口子，用竹篮子堵上，停一会提起来篮子，总能捉住一些小鱼儿，有鲫鱼、白鲢，还有泥鳅。看着鱼儿在竹篮里乱蹦乱跳的情景，心里的兴奋劲是难以形容的。那时候不知哪

来那么多鱼，用大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有水就有鱼儿”。

每逢夏季，我还喜欢在村东头的池塘里“搬鱼儿”。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池塘边。放学后，我常常在奶奶关爱的目光里，找来一张一米见方大的尼龙丝网，用两根竹条绑成一个十字架，把网的四个角撑起来，再找一根长竹竿挑着，网里放些馍屑或麸团，然后放到水里，眼看着很多小鱼儿游进来，猛地一提，鱼儿被兜在网上跳成一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时候，一上午可以搬上一大碗。奶奶便把鱼儿一条一条拾掇干净，用面粉拌一下，放在锅里煎得焦黄焦黄的，那种美味，真是让人口水直流。

有时候我和小伙伴还下到池塘边上摸鱼儿。池塘边的水比较浅，长满水草，我们就躬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在水里摸鱼。摸鱼的要领就是把两手张开，贴着水底慢慢地向一处合拢，碰到鱼儿了就迅速地用手扣上去，再小心地把鱼儿捉上来。那种手碰到鱼儿的感觉实在让人心情激荡、兴奋无比。

让我最难忘的摸鱼儿，是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雨后

的夏季，十多天没下雨了，路边沟里的水都快干了，只有一洼一洼的小水坑里还积着一些水。当我正走路的时候，路边沟底一个锅口大的小水坑里突然水面动了一下。直觉告诉我那水里一定有鱼儿，便跑到沟底去摸。小水坑仅有一尺深，可收获却让我喜出望外。我在里面摸出了两三条鲫鱼，还有一条足有半斤重的大鲶鱼。我把这些鱼儿拿回家，让全家人享受了一顿美味大餐。

鱼儿带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记忆里有蓝天、白云、绿树、青草，水清得照人，鱼儿在水里畅游，影子清晰可见。那个年代，乡下的环境是那么优美、清洁，连泥土都散发着芳香。现在，生活富裕了，想吃鱼可到鱼市买，平时在饭店吃饭，也经常会点上一条鱼儿，但品尝起来却没有童年时的那种感觉了。

如今，家乡村边的池塘已被填平，沟也窄了、浅了很多，也没有记忆中那么多水了，即使夏季下大雨，却再也不能从水里捉到鱼儿了。而儿时的村庄和那些趣事只有铭刻在大脑里，作为美好的记忆。



银色世界

翟刚 摄

■小说

巧合

■仵爱菊

穆的丈夫和洁是一个科室的，穆的丈夫是科长，洁是一般员工。洁斜对面的科室是工会办公室，主任是穆。

穆很珍惜和丈夫这些年的日子。她知道洁和自己不一样，洁是部队转业来的，她父亲是局级干部。洁学历不高，但在单位有“伶牙俐齿”之称，谁都说过她，更不敢惹她。但洁很尊重他的科长，还怯他三分呢，这是单位里人们都知道的，连穆也清楚。穆没往坏处想，因为丈夫不是那样的人，就连每月的工资丈夫都如数自觉地放到了家里。

一天下班后，穆回到家里把领到的工资一把交给正忙于做饭的妻子穆。穆立即在毛巾上抹了把手上的洗菜水。穆接过钱数了数共十张百元大票，看到一张百元票的右上角带有很小的用铅笔速写的三位数字，其数值为“六八八”字样。她没有在意，把钱放进了抽屉。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穆和往常一样在单位办公室做完工作后又

看了几张报纸。十一点多，穆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这事自结婚到现在从没有落过。她一摸兜里的钱不够，起身向隔壁科室的人去借，正好洁在。洁从提包里摸出一张百元大票递给了穆。穆也没看一眼就把钱握在了手里。

等到了商场给丈夫买生日礼物时，服务员拿着钱对着验钞机照了又照。穆看个正中，在钱的右上角也有三位数，三位数也是六八八数字。穆的气不打一处来，把钱夺回来，拔腿就走，弄得服务员不知所措……

穆气冲冲地回到家里，打开抽屉一看，嘿！里头那张带数的壹佰元竟然没有了，莫非他和洁……正想着，丈夫匆匆回来了。他想妻子对他四十岁生日一定会准备得很充分，很排场，谁知妻子却气乎乎地坐在沙发上。他走到敞开的抽屉前不由笑了起来，说：“少了一张是吗？那是我捐款拿走了，你是工会的你不知道？这次水灾特别严重，科长级的捐壹佰元，你也是科级干

部是不是捐壹佰元？”

“怎把这事儿给忘了。”穆心里念叨着。

穆多了个心眼，把借洁的那张有数字的壹佰元给换了下来，又另抽了壹佰元还了她。

捐款结束了，穆带头点着捐款箱里的捐款钱数。她的眼睛没有放过每一张大票，这是穆想证明丈夫确实用这张带数字的钱捐的款，不想有别的事情发生。穆看着已经点了一半多的钱，还没有出现那张“特殊”的钱币。穆心里挺紧张的，支撑不住的身子一下瘫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眼睛还继续盯着剩下的大票。突然，她的眼睛一亮，起身阻止了其他人去拿那张纸币，她迅速用手捏住那张钱币仔细看个清楚，其数也是六八八字样，和洁的那张一模一样。

穆仔细看个明白，丈夫那张纸币上的数字是用铅笔写上去的，洁的那张也是用铅笔速写上去的……

“竟如此巧合。”穆放松着身体自言自语喃喃道。

破阵子 三舰客

■都烨

2008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由海南三亚启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心潮澎湃，赋破阵子壮行。

破浪远行护卫，亚丁水域陈兵，为我舰船排除险恶，正义雷鸣海盜惊，神州留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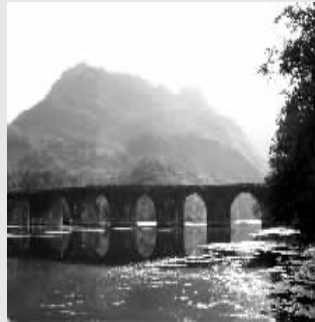
爱好和平民族，千年不改章程。剑指苍天诛悍贼，热血波涛浴千城，凯旋美酒倾。

前调

云卷涛飞海抱，健儿列队出征。义气风发三舰客，万里戎装斗恶鲸，倚天剑啸鸣。

商贸五洲互惠，地球渴望同生。纵然盗匪如鬼魅，岂容猖狂恣意行？军魂鼓浪崩。

（“三舰客”指赴亚丁湾执行护卫任务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武汉”号、“海口”号以及综合补给舰“微山湖”号。）



■散文

过年

■张玉娟

伴随着雪的踪迹，年，近了。用鞭炮声掩盖一年内邻里间的鸡毛蒜皮，用祝福掩盖一年的辛苦，把一切不快统统掩盖，用雪花堆砌成一片肥沃的土壤。大年初一，幸福的种子会在这种掩盖的土壤中萌芽。

伴着浓浓香气，沸腾的汤水将饺子赶出了锅。一个个饺子入口，丝丝柔滑，我咀嚼到了年的味道。

小时候，那才叫过年。穿上新衣的我们，就像一个个花骨朵，盛开在午后的墙角下，一边嬉戏一边攀比着谁的衣服更好看更鲜艳。哥哥弟弟们也不甘寂寞，他们比谁的鞭炮放得响。他们还会把白萝卜从腰间切开，后半部分掏空后，插入灯芯，做成萝卜灯，美其名曰“忽闪灯”。“忽闪灯”即可照明，又可点鞭炮，这真是一种奇思妙想了。

写春联是我的拿手绝活。儿时由于得到邻家伯伯的言传身教，我的毛笔字写得也算工整。写春联、写福字，我也总是有求必应。

写完春联我就跑前跑后看奶奶炸绿豆丸子，提着大扫帚庭前院后地勤奋打扫。年味儿便在忙碌的日子里一点一滴地浓厚起来，春节的鞭炮声便在年夜饭的香味里响起。

吃过年夜饭，哥哥啃完猪蹄的手往身上一抹，跑啦！提灯便冲入夜色中。我便抓起瓜子和糖，塞得两兜满满的，一边吃着瓜子，一边跑到镜前“臭美”，把刚买的头花往头上插，直到没地方可插为止。

如今，静坐桌前，细数悠悠岁月。经历过二十多道沟沟坎坎，如今对于过年的期盼已不像儿时那么强烈。但对于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氛围，于是我要求自己耍怀揣孩童时代的梦想与心情，感受过年，就像临睡前微笑入睡，盼望得到婴儿般的酣梦一样。